



主编 佟加·庆夫 佟林清

锡伯族 风情录



锡伯族

风情录

主编 佟加·庆夫 佟林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锡伯族风情录/佟加·庆夫,佟林清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28-087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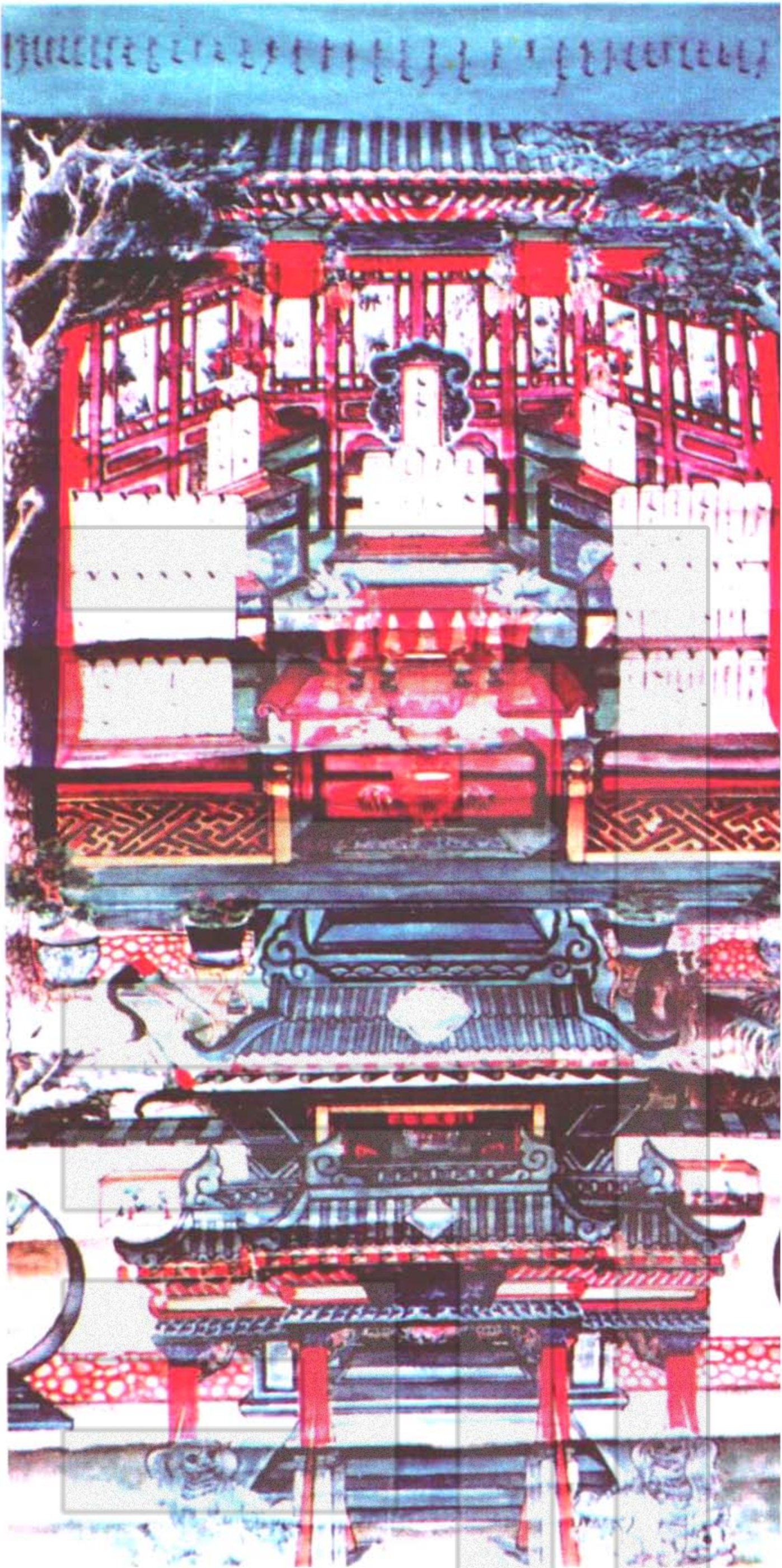
I.锡... II.①佟... ②佟... III.锡伯族—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中国 IV.K892.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1523 号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印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500
定价 22.00 元

锡伯族家谱

欢庆农历四·一八传统节日



锡伯族民间舞蹈——贝伦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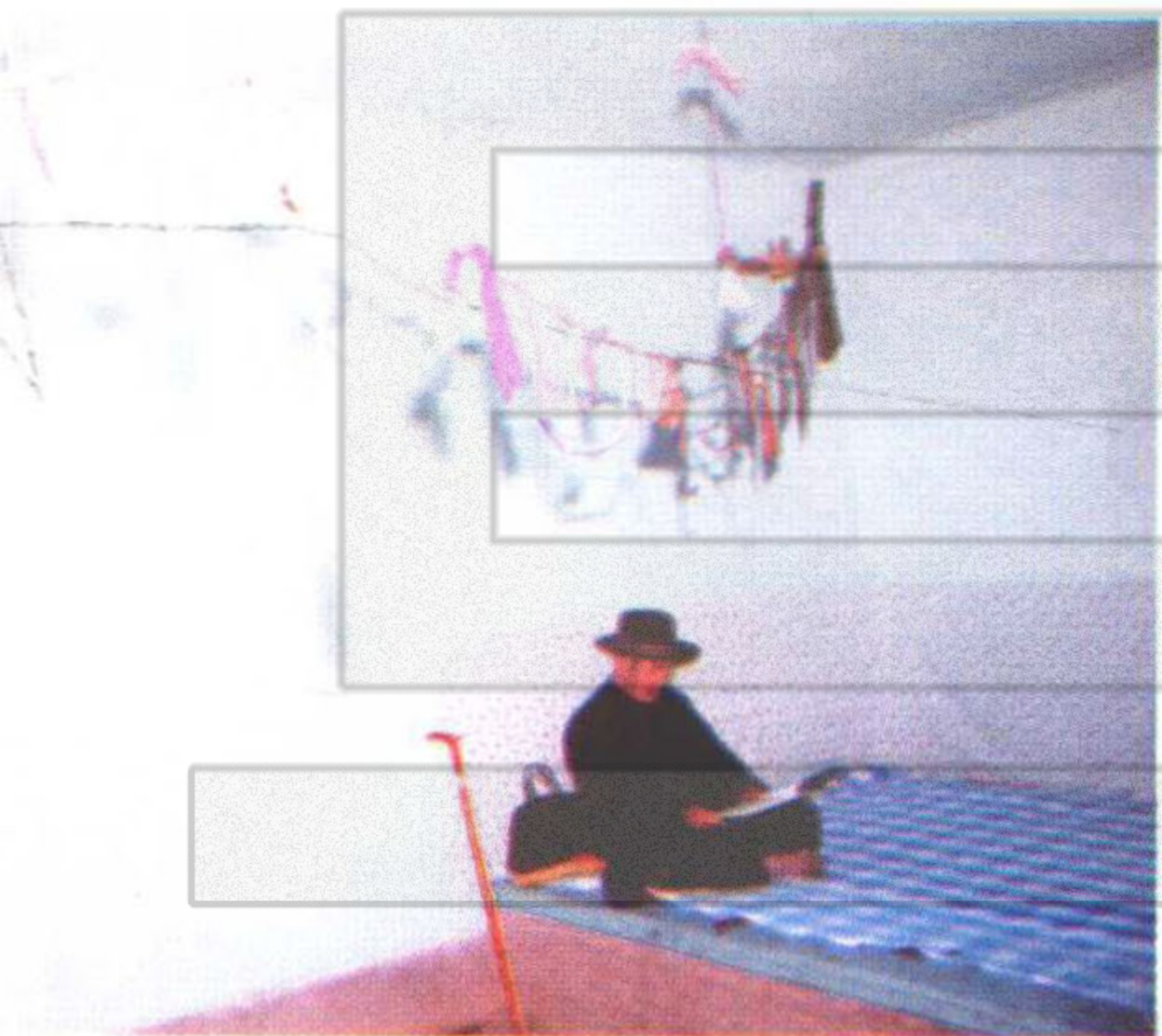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文管所搜集的典籍——《御制全韵》



锡伯族萨满



锡伯族女祖宗——喜利玛玛



每年大年三十，将喜利玛玛从西北墙角悬挂到东南墙角

靖远寺在当年是伊犁九大名寺之一





锡伯族民间刺绣



锡伯族大饼、花花菜、面酱



锡伯人打猎的场景



锡伯族额姆琴舞



靖远寺大殿楼顶



射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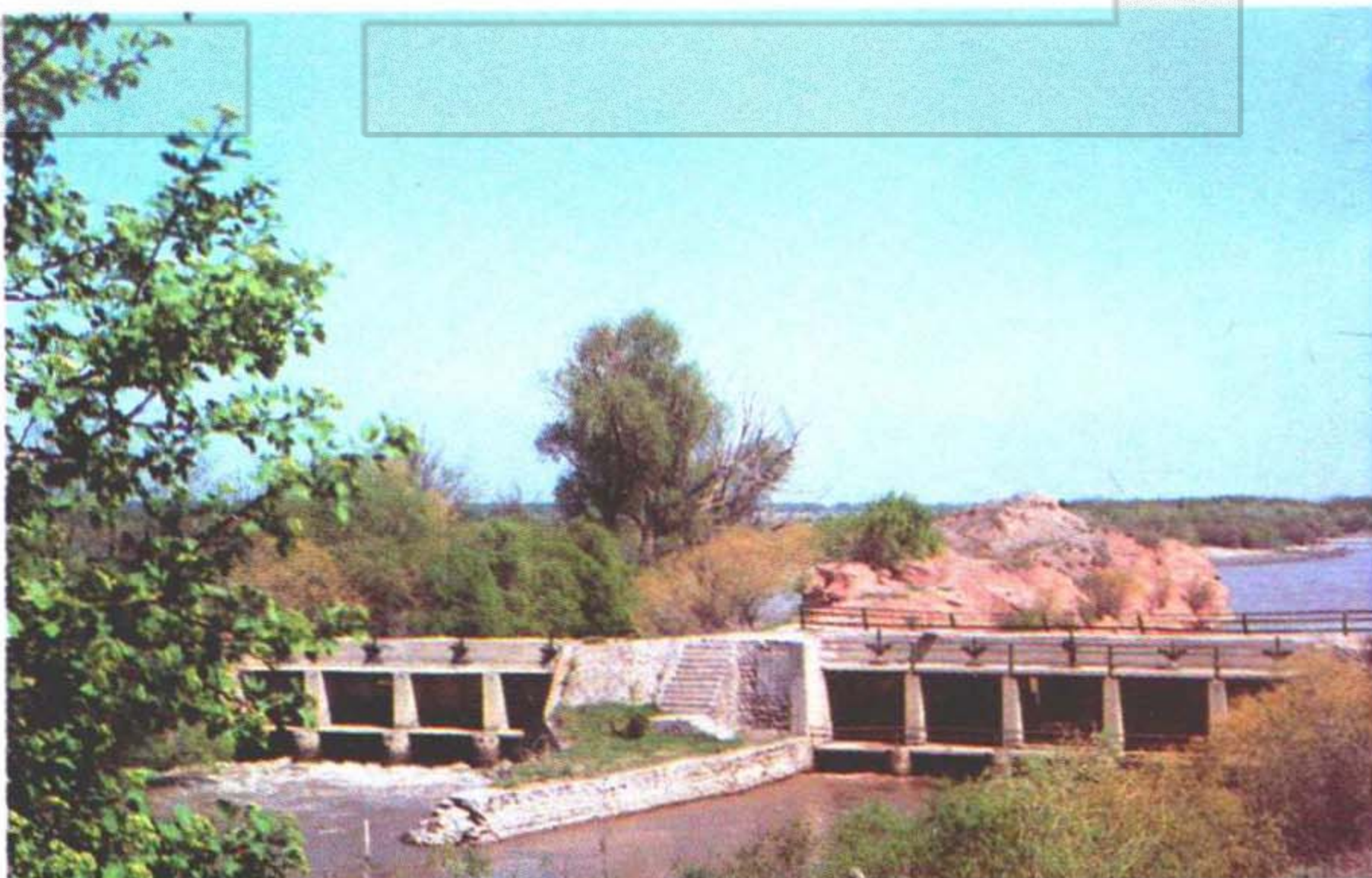


乌孙山风光



锡伯族婚礼

锡伯营总管图伯特
带领锡伯族军民开挖成
功的察布查尔大渠——
龙口





保护和发展锡伯族特色的民俗文化

(序一)

侯兴会 佟瑞清

在举办锡伯族西迁屯垦戍边 240 周年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 5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们编写出版了这本《锡伯族风情录》,向纪念活动献礼。在这本书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朴实的语言,真实地反映锡伯族民俗风情的原有形态、演变状况和留存现况,并使之具有一定的欣赏性、可用性和研究性。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可以使人们对锡伯族的民情习俗有个比较全面和整体的了解。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锡伯族语言学家佟加·庆夫、作家佟林清筚路蓝缕,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在大量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书稿的编撰工作。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长姜春仑、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刘长明等领导同志对这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关心,使之得以全新的面貌、健康的内容与读者见面。

锡伯族作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渔猎文化、山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屯垦戍边文化和当代文化等各自不同的形成、演变、发展时期。特别是古代、近代的文化烙印和遗迹,依然在现今锡伯族的社会生活和民间文化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留存,它们与现代文化以及文明有机结合,渗透于锡伯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文字记载和口头传承形式流传于民间,赋予锡伯族传统文化以多姿多彩、诗史一般的深厚内涵。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锡伯族习俗文化,反映着锡伯族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创造的精神面貌,包括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化、地域、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态、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且植根于民间,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生命力一直非常旺盛,显示出很强的继承性。《锡伯族风情录》所介绍的内容,都曾经非常具体地在每一个锡伯人的生活中发生过,而且有的习俗依然留存在民间。书中描述的民俗事象,比如物质民俗所包含的居住、服饰、饮食、生产、工艺,社会民俗中的家庭、村落、社会结构、婚礼、葬俗和精神民俗中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与崇拜、禁忌、道德礼仪、歌舞音乐、民间戏曲、民间口承文学等诸多内涵,汇集而成为锡伯族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成为锡伯族地区的一道道亮丽景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内容的改变,依附于某种经济形式和社会形态的习俗文化也会产生相应改变,由此会产生与社会进步和思想认识相适应的新习俗、新风尚。锡伯族的习俗文化也是如此。虽然在现今锡伯族社会中存在着新旧不同的各种风俗习惯,但其总体发展趋势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新老交替现象,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锡伯人向现代化迈入的步伐不断加快,本民族习俗文化中许多落后愚昧的陈规陋习正在被摒弃。这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随时代而发展的一种进步,我们应当积极提倡并努力推进。但与此同时,受社会大文化的影响以及我们自身的不够重视,锡伯族民俗文化中很多具有积极健康意义的东西正在丢失,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很多富有特色的成分,正在失去其原有形态,本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环境正在恶化。这不能不说是锡伯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为此,我们极有必要以科学的态度,采取积极措施,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予以保护,在保护当中加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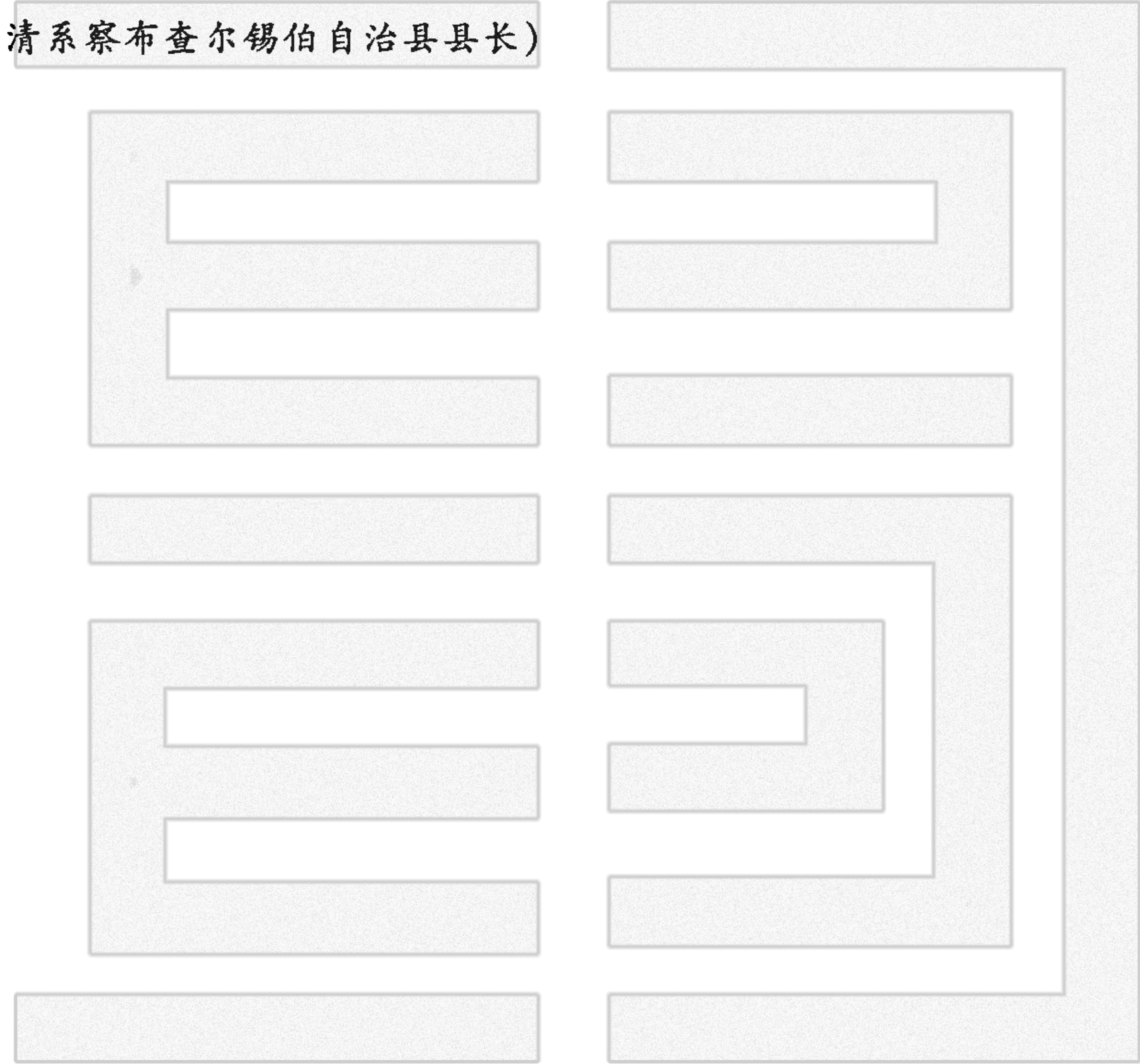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以锡伯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自治县,它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山青水秀,是天山脚下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期以来,勤劳、勇敢、智慧的锡伯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一起团结奋斗,开垦、浇灌和保卫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锡伯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本民族独待的悠久历史与文化,锡伯族的民俗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也是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各种风俗习惯保存比较完整和发展的地方,全国近 20 万人口,分居东北和新疆两地的锡伯人,在本民族特色文化方面,形成东北看新疆、新疆看察布查尔的格局。因此,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在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方面,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继承和发扬锡伯族的优良传统,做好锡伯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制定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工作目标。所谓保护就是尽力保护现有的文化形态和生存环境,使传承文化的实物资料、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不受损坏,不致使其人为地流失或毁坏。以此为基础,对其残缺部分进行弥补,尽力恢复其原来面貌。对于已经失传和正在失传的部分,则尽量进行搜集、整理,做好录音、录像和文字记录将其保留下来,为子孙后代和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正确的资料。所谓发展就是在保护好现有民俗文化形态的基础上,积极寻找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挖掘并充分利用锡伯族的特色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市场,为自治县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服务。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帮助下,自治县在这方面作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锡伯族物质文化中的靖远寺、图公祠等都已重建,具有锡伯族特色的民俗风情园也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流散于民间的萨满文化、文物、典籍等也正在搜集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民族



政策的指引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锡伯族的民俗文化必将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新的发展,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谨赘数语以为序。

(作者侯兴会系中共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委员会书记;佟瑞清系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长)



锡伯族风情录

(序二)

姜崇仑

伊犁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历史,各民族的英雄志士,为了开拓建设和保卫这片疆土而运筹帷幄,前赴后继。

伊犁的历史是雄浑壮阔的历史,各族人民水乳交融、和睦相处,为建设共同拥有的美好家园而并肩战斗。

伊犁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历史,自古以来这里民族众多,40多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为伊犁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勤劳勇敢的锡伯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书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明代以前,锡伯族人民生息繁衍在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为中心的东自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起嫩江,南抵辽河的广大地区。17世纪末,各地锡伯族全部编入满州八旗。清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之乱,为巩固充实西北边防,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举家搬迁,西迁万里,来到伊犁,驻扎在伊犁河南岸。从此,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国西北边陲小镇——察布查尔县。

锡伯族以勤劳勇敢、坚强不屈而著称,西迁伊犁240年来,用自己的双手垦荒、开渠,不仅建设起了自己的美丽家园,也为发展当地农田水利,振兴伊犁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伊犁各族人民的凝聚力不断增

强。在伊犁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都保持和弘扬了自己的优秀历史文化、民俗民风 and 浓郁的风土人情。伊犁的民族风情是丰富多彩的,锡伯族的民族风情同样是绚丽多姿、神秘而令人向往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民族不同,风土人情各异,但他们同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锡伯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但由于可供参考的史料极其匮乏,过去少有人去反映锡伯族的民族风情。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 50 年来,尚无一部系统介绍锡伯族风情的书。今天,在锡伯族西迁 240 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由佟加·庆夫和佟林清合作编著的《锡伯族风情录》终于问世了。通过《锡伯族风情录》将锡伯族风情介绍给全国,介绍给世界,让全国和全世界了解伟大的锡伯族人民,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借此机会向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向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锡伯族风情录》涉及锡伯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间歌舞、婚嫁礼节、饮食文化、文体娱乐、民间工艺、医药卫生、服装服饰、劳动生活等诸多内容,一书在握,基本通晓整个锡伯族风情。也许书中在许多方面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通过本书能够让每一个希望了解锡伯族的人,轻松、透彻地读懂锡伯族,全面、深入地了解锡伯族。

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要让世人了解自己的民族,需要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希望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和有志之士继续努力,进一步运用电视等现代传媒手段,将锡伯族风情拍成电视片,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国播放,以产生更大的冲击力、感染力、影响力,向世人展示锡伯族人民的风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

出新的贡献。

果若如此,我愿足矣。我们期待着锡伯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再创辉煌!期待着立志研究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专家学者、仁人志士续写新的篇章!

(作者姜崇仑系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3年10月 于伊宁市

独特的锡伯族习俗风情

(序三)

《锡伯族风情录》一书,采撷锡伯族民间习俗文化当中的精彩片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力图真实地反映锡伯族习俗风情的原有形态。虽然剪切的只是片羽只鳞,然而可以从中领略到锡伯族的文明礼貌、优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

我国的锡伯族有近 20 万人口,分居东北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两个地区,其中辽宁省居多,有近 15 万人口。新疆的锡伯族是新疆 13 个世居民族之一,现有 4 万余人口,是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西迁伊犁屯垦戍边军民的后代,迄今已有 240 年的历史。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已经丢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改用汉语言文字,在生活习俗上与汉族、满族等民族的风俗习惯相融合的成分多一些,但仍然保留着诸如修家谱、供奉祖先、过节日、烧火炕、抓嘎拉哈、打瓦、跳秧歌等本民族的习俗文化。新疆的锡伯族在西迁二百多年中,保留和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造就了本民族独特的习俗文化,并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吸纳这些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本民族的习俗风情更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锡伯族风情录》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按原始崇拜、宗教信仰、供奉祭祀、语言文字、民间节日、婚丧、民间歌舞与文体娱乐、风味饮食、服饰、工艺美术、居住、礼节、劳动和生活习惯等类别进行分类,以简炼的文字描述,对东北和新疆地区锡伯族的习俗风情作了扼要介绍。诚然,这只能反映其中的凤毛麟角,不能以偏盖全,尚需加以完善。

锡伯族作为鲜卑族的后裔、古老的北方少数民族,经历了山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屯垦戍边文化和融入现代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先后经历了从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对萨满教、喇嘛教的信仰、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及其忠义精神的顶礼膜拜,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对宗教信仰观念的逐渐淡漠等发展演变过程。从原始的渔猎生活到八旗弓射,到接受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不断地学习、反思和实践,努力改变自己的习俗观念,扫除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旧的壁垒中解放出来,对落后愚昧习俗进行改革,逐步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协调发展。时值当代,我们看到锡伯人的许多陈规陋习正在被摒弃,外部世界很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习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地被吸收进来,改变着锡伯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精神风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正是基于上述变化,我们认为有必要编写这样一本书,来记录已经丢弃、正在丢弃和现在尚有留存的有关锡伯族习俗文化的真情实貌,让人们通过这方面的知识增进对锡伯族的了解,并让后人知道曾经存在过、发生过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原有形态。

习俗风情作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其民间文化体系内部烙下很深的印记,而且更能体现古印记的便是这个民族的习俗文化。锡伯族的习俗文化是承袭北方原始民族的古文化基因,在岁月长河中积淀、演变而形成的。虽然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但在现代锡伯族的生活习俗及信仰活动中,我们仍能体察到这种原始的古文化对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呈现出其原始性、传承性、融合性、变异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以内在和外在的含义表现在锡伯族的语言、性格、宗教、信仰等心理现象上,以无形的感悟形式,折射出本民族的观念、心理和意识,并以其微妙的深沉之点,自然而然地与有形文化特征联系起来,渗透于锡伯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锡伯族习俗文化的原始性,在现代锡伯族的生活中依然有

遗迹可寻。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在锡伯族当中留存了很长时间，其“万物有灵论”和跳神驱邪活动，过去不但流行，形成自己的独特表现形式，而且其巫术活动还逐渐转换成为民间艺术的一种形式，迄今仍有人会跳萨满舞、演唱萨满歌。而萨满歌则以其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内涵，在锡伯族民间保留有近二十来种，不但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及其民歌当中的经典之作，而且为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今天锡伯族的生活观念中仍可捕捉得到对日月星辰、大自然的灵禽灵兽、山川河流、森林、花木虫草信仰崇拜的遗迹，对狐狸、鲜卑兽的崇拜观念依然存在，对喜利妈妈、海尔堪和祖先的供奉、祭祀等，仍可以从锡伯族的家庭祭祀活动中见得到。在婚丧嫁娶等生岁时令与人生礼仪、节日喜庆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历史划过的痕迹，感受到北方民族原始古文化观念所延续的脉搏，更能看到因这种延续的观念所产生的活动中仍然留存的原始文化特征。比如婚俗中的打丁巴、拦路讨歌舞、新郎鞭取新娘的喜头帕等习俗，在信奉过萨满教的民族中只有锡伯族有这样的习俗。丧俗更能反映这种延续的特征，在所经历过的土葬、火葬、天葬等习俗中，乌桓与鲜卑的古葬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比较明显。史料中关于乌桓人、鲜卑人的丧俗有如下记述：“敛尸有棺，始死则哭”、“取所乘之马，衣物、生时服饰，皆以烧送之”，这也是锡伯族土葬的基本形式。又如女真人有“坟墓遍插佛多以祭”的风俗，锡伯族也有这种风俗，丧礼最后的人敛过程中，将佛多（引魂幡）填埋坟墓时插于坟中，任其风雨冲坏，以示死者的灵魂将会很快到达阴间，能转世超生。再如过去对非正常死亡婴儿的树葬习俗，或许就是北方古民族原始的天葬习俗，可能来自于古代室韦的“尸则林树之上”之俗，所体现的都是死亡——再生观念。锡伯族早期“以纸牛纸马葬前烧化”的习俗，可能受到中原文化丧葬风俗的影响。此外，受北方民族的火葬习俗与喇嘛教的丧葬